

大纪元

红色高棉的罪恶

柬埔寨共产党的杀人历史简述

编写：戴安



柬埔寨诗梳风一家寺院里保存着3000多个赤棉受难者的头骨。摄于1991年。(STEFAN ELLIS/AFP/Getty Images)

更新: 2017-03-10 4:01 AM 标签: 红色高棉, 柬埔寨, 波尔布特, 柬共

【大纪元2017年03月09日讯】**柬埔寨**，昔称扶南，是中南半岛的文明古国，拥有多彩的文化、丰富的物产。20世纪70年代，这一片土地，惨遭共产暴政的蹂躏，生灵涂炭，遍野哀号，举世震惊。

“几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找缺失的画面。这是一张由**红色高棉**在统治**柬埔寨**时期拍摄于**1975年**及**1979年**之间的照片。这一张照片并不能证明红色高棉的暴政，但它足以令人思考、反思及还原历史真相。我在祖国的档案、证件及宣传资料里寻找无果。”——潘礼德 (Rithy Panh)

潘礼德是法籍柬埔寨人。他在11岁时和家人一起被关押在**红色高棉**的劳动营。在那里，他先后失去了父母和姐妹。1979年，潘礼德逃到泰国，一年后又辗转赴巴黎，成长为世界知

名的导演。2003年，他导演了纪录片《S-21：红色高棉杀人机器》，引起重大反响。2013年5月，在第66届戛纳电影节上，潘礼德编导的反映红色高棉屠杀的纪录片《残缺影像》荣获“一种关注”单元的最佳影片奖。

劫后余生，红色高棉的噩梦，挥之不去。还原历史，呈现真相，关注生命，不仅是潘礼德的使命，也是生者在今日的责任。

[The Missing Picture from Bophana Center on Vimeo.](#)

血染历史

红色高棉，即“赤柬”（高棉语：Khmaey Krahom，法语：Khmer Rouge），代指柬埔寨共产党及其追随者。1975年，被废黜的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共的支持下，联合柬埔寨共产党，推翻了朗诺掌控的高棉共和国。红色高棉在夺权后软禁了西哈努克，随即推行极左的社会工程政策，旨在实现所谓纯粹的共产主义。

从1975年至1979年，在三年零八个月的管治期间，以波尔布特为党魁的柬埔寨共产党以暴力强制手段“清洗”城市，实行强制农业集体化，并且展开全国性的大屠杀。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，约有200万人死于饥荒、劳役或迫害，占当时柬国人口的四分之一。

这场疯狂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，得到了毛泽东的“高度评价”。在多个东南亚的“兄弟党”里，毛泽东最称赞的就是“波尔布特同志”。波尔布特在与毛泽东见面时，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，说：“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，一举消灭了阶级。”

事实上，波尔布特的“赤柬”获得了毛共在军事、政治、经济方面的全力支持，波尔布特治下的赤化柬埔寨完全是中共文革的翻版。中共曾派约1.5万名专家入柬帮助柬共，并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。据张戎女士查证核实，柬共曾得到中共的大力扶持。柬共另一头目乔森潘（Khieu Samphan）曾多次访华，亲自接受毛泽东和中共的指示。他在金边受审期间揭发出中共支持赤柬的大量材料。柬共独创的一些酷刑手段，实质上得到了中共专家的指导。

例如有一种活取人脑机，就是中共专家帮助发明制造的，它专门用于活体提取囚徒的脑液供领导人进补。



春秋战国 www.cqzg.cn

中共提供给红色高棉的活体取脑器。（正见网）

红色高棉的历史印迹，浸透着人民的鲜血。大量的史料和证人证词都显示出，柬埔寨共产党的残暴和对人民的压制程度，超过了其它所有共产党政权，是共产暴政的极端典型。



中共跟红色高棉关系密切。1978年，波尔布特访华，华国锋在天安门广场主持欢迎仪式。（网络图片）

清空城市 建集中营

红色高棉夺权后，首先展开的是人类史上罕有的逼迁行动。波尔布特以战争为借口，强行将金边等城市的居民遣散出城。

柬埔寨人梁昂（Loung Ung）在英文自传《他们先杀死我父亲》里提到，1975年4月17日那天，**柬共**军队开进金边，对老百姓大喊：“不准携带行李，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！三天之内就回家，谁也不准留下！美国人要轰炸金边！美国人要轰炸城市了！”



1975年4月17日，红色高棉游击队占领金边。(SJOBERG/AFP/Getty Images)

在柬共军人的枪械威逼下，金边人离开了世代居住的住所。他们放弃所有财产，带着一点随身用品，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。三天后，200万人口的金边成了“居民不足三万、只有一家商店”、“没有小汽车，人人都靠步行”的空城。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，在路边可以见到年老、体弱和年幼居民的尸体。

在其它城市，也有几十万居民被驱赶出城。在几个星期的旅途期间，红色高棉不向平民提供任何食物和医疗，仅给予24小时准备疏散的时间，允许携带一定数量的旅行和贵重物品，同时下令毁灭一切身份文件。

专家分析，红色高棉之所以清空城市，一个原因是柬共没有管理大城市的经验，而且在他们看来，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。若要建设理想社会，就必须消灭城市。红色高棉宣布，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实现国家的现代化。

红色高棉着手实行强制农业集体化，推广合作社制度，取消货币和市场，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。男女老少必须参加集体劳动，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。开始提供一日三餐，后来由于粮食短缺改为一日两餐，再后来仅供应稀粥和野菜。

柬埔寨原本是鱼米之乡，但是在极左的疯狂之下，粮食产量逐年下降。这套制度很快使得柬埔寨“浮夸风”盛行，各地“放卫星”，大饥荒和瘟疫爆发，饿殍满地。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3%的下降至1978年1.1%。1989年38%的成年妇女为寡妇，同时有10%的男性为鳏夫。

红色高棉大建仿自越共的劳教营，主要用于关押朗诺政权的军人。在亨利洛咖德（Henri Locard）有一个拘押1,000人的拘留营，包括囚徒的妻子儿女、佛教和尚、嫌疑旅游者。由于生存条件极为恶劣，饥饿和疾病使得大多数囚徒及所有儿童迅速死亡，每夜至少有30人死去。

品雅特海（Pin Yathay）是红色高棉屠杀的幸存者，家中多位亲人遇难。他翻山越岭，亡命泰国，才得以活命。他曾撰写回忆录《活下去，我的儿子》。他作证说，1975年，在他所在的劳教营，由于饥饿、缺医和劳累，三分之一的犯人不到四个月即死亡。

还有一位证人作证说：“在民主柬埔寨，没有监狱、法庭、大学、学校、钱、工作、书、运动和业余时间……每天12小时体力劳动，2小时吃饭，3小时休息和教育宣传，7小时睡眠；全体住在集中营。Angkar（即波尔布特）控制我们每个时刻的生活。”

在红色高棉的恐怖风暴里，柬埔寨整个国家没有商店、庙宇、学校或公共设施，信仰被压制，文明被粉碎。短短几年的时间，这个信奉佛教、民风淳朴的古老国家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。

屠杀——以清理和清洗之名

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，在一次金边会议上，其主要领导人之一农谢（Nuon Chea）特别强调了“严密甄别”的原则。根据与会者的解释，这一原则就是说，在实行新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，清除掉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，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。

红色高棉掌权后，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，交代以前的历史。凡是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、对新政权不满者、“地富反坏”、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，一律格杀勿论。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，有产者、业主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、教师、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，属于清理之列，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。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，就连会说外语也是死罪。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，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，佛教徒被迫还俗，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。

红色高棉的屠杀不仅针对所谓的“敌对分子”，在党内也大开杀戒。红色高棉的内部清洗从一建国便开始，当时是以肃清亲越分子、克格勃间谍、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。

1976年夏天，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。年底时，他忧心忡忡地指出：“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”，而后便开始了党组织内部的清洗。大批柬共人士成为刀下鬼。仅在金边南部的“图士楞”监狱，就处决了14,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。

1977年9月27日，波尔布特在一篇讲话中称，总人口中有2%是“反革命分子”，这个数字约合14万人。当时，对政治敌对分子的镇压高潮已经过去，但是仍然有如此大比例的反革命分子有待镇压，可以想像，之前已遭处决的人数之庞大。

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13个领导人中，有5人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，包括内政部长、两任商务部长、新闻和宣传部长、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。还有更多的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。最集中的一次处决发生在1978年，是清洗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，一次屠杀了近10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。

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，在美国、澳大利亚、荷兰三国的协助下，他们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，在9,138个坑葬点，发掘出近150万具骷髅。法国学者吉恩·拉古特发明了“自族屠杀”（autogenocide）一词来形容红色高棉。

S-21——杀人机器

S-21，第21号安全监狱（Security Prison 21），是红色高棉于1975年建立的集中营和集体处决中心，由金边附近的一所高中改建而成，是臭名昭著的柬共杀人黑洞。建筑物周围布

满带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，教室被改造成狭窄的牢房和拷问所。为防止犯人逃脱，窗户被铁条封锁并缠绕电线。

1979年，在柬越战争中，越南人民军发现了这个集中营并对外公布。1980年，集中营作为赤柬大屠杀博物馆（名为吐斯廉屠杀博物馆）对外开放。馆中展示了监狱和各种刑具，还陈列著死者的骷髅以及受难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片。另外，纪念馆再现了多种酷刑，譬如钻脑、割喉、活摔婴儿等。活人取脑是这样进行的：即将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，置于监狱特制的钻脑机前。钻头快速旋转，从犯人的后脑钻入，有效地活体取脑，取出的脑液供给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补。



被中共的学徒——红色高棉活体取脑的柬埔寨人。特制的钻机可从人后脑钻开0.8×2公分的孔洞，再从头顶钻眼，即可取出完整的人脑。（资料图片）

据估计，在1975年至1979年间，S-21集中营至少关押过14,000至15,000名囚犯（部分人相信总数超过2万人），其中仅有7人幸免遇难。集中营的犯人来自柬埔寨全国，前期的犯人主要是朗诺政权时期的政府官员、军人、学者、医生、教师、僧侣等，后期的犯人主要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党员、士兵和一些高级官员，如外务部副部长沃维、新闻部长符宁等，罪名通常是叛国或通敌。大部分囚犯是柬埔寨人，也有其它国家的受害者，包括越南人、泰国人、巴基斯坦人、老族、印度人、美国人、英国人、加拿大人，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

人。犯人及其亲属通常一起接受审问，然后被带往琼邑克（Choeung Ek）灭绝中心被杀害。

坐落在金边以南约15公里的琼邑克灭绝中心，又被称作“钟屋”、“万人塚”。作为“红色高棉杀人场”，当年，从S-21监狱转来的大约1万多人在此被处死。如今，“钟屋”被改成一座17层塔的纪念馆，里面陈放着大约八千个头骨。



柬埔寨金边琼邑克杀戮场（万人塚），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在其统治的1975年至1979年间在这里处死了大约17,000人。(Omar Havana/Getty Images)

据报导，红色高棉杀人手法极为残忍。为了节省子弹，杀人时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。最残忍的是对幼儿和妇女的处决方式：暴徒们倒拎着儿童的双脚，对着大树将其头部“砰”的一声死命砸过去，至今还能看到大树上嵌著的小孩牙齿。妇女则在死前先遭强暴，然后被蒙上双眼，一丝不挂地遭重棍击毙。



在金边郊外的“红色高棉杀人场”Choeung Ek（琼邑克杀戮场，又称钟屋、万人塚），游客们可看到“杀人树”。当年婴儿和孩童被倒提双脚撞死在树上。(Omar Havana/Getty Images)



柬埔寨金边琼邑克杀戮场（万人塚）。(David Greedy/Getty Images)

在1975至1979年间，掌管S-21杀人集中营的是原数学教师康克由，又名杜赫。一名S-21的员工在工作笔记里有如下记录：1976年2月，康克由在员工会议上说：“你一定要摆脱打囚犯是残酷的想法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仁慈就被错用了。为了国家、阶级和全世界，你一定要打他们。”

对康克由的起诉书详细记载了他执行过的刑求与行刑方式。起诉书写：“若干证人表示，囚犯被人用钢棍、车轴与水管重击颈部尾端而死。当时囚犯如果被卸下手铐，就会被踢入

地牢。最后，守卫们不是切他们的腹，就是割开他们的喉咙。在完成处决后，守卫们就会掩埋地牢。”

在日后审判康克由的法庭上，21号监狱的幸存者万纳出庭作证。他为这一时刻已经等待了30年。万纳作证说，监狱的环境是非人的，每20或30个囚犯被铁链拴在一起，不得说话和走动。他说：“我们吃喝拉撒睡都在囚室里，而且规定我们寸步不能移动。”他还说，每天的食品定量少得可怜。每顿饭只有三小匙泔水一样的稀糊，他甚至一度产生过人肉美餐的念头。因为饥饿他曾经吃过昆虫，也吃过死亡囚犯身旁留下的食品残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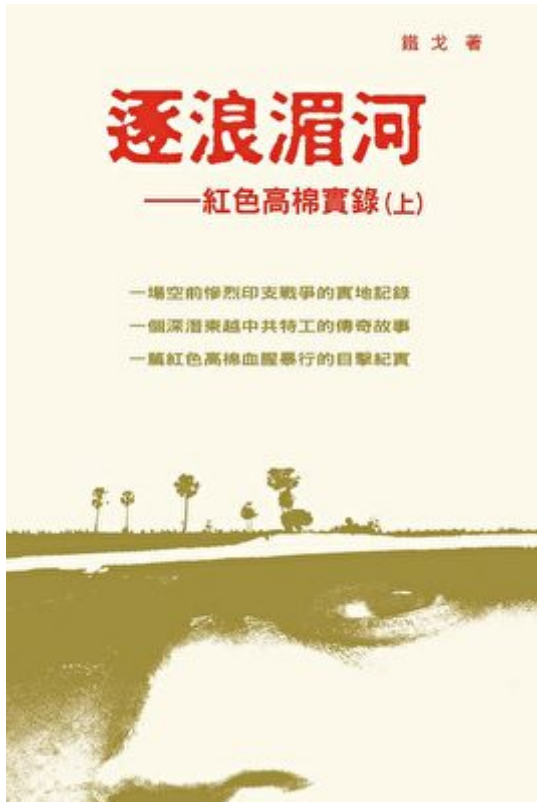


红色高棉时期的S-21杀人集中营后成为吐斯廉屠杀博物馆，其中陈列著被赤棉屠杀民众的照片。(TANG CHHIN SOTHY/AFP/Getty Images)

柬埔寨华人的遭遇

柬共在金边大肆杀戮清洗，华人社区也受到迫害。当时，多个“爱国”华人社团的侨领特地跑去中领馆诉苦，要求救援。结果，他们被使领馆官员训斥一通，要他们“跟上柬埔寨革命形势的发展”，“拥护贯彻执行波尔布特同志的号召”云云。他们无奈地回到农村。有些华人被杀，有些被抓进监狱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还有少数人冒险越境逃到泰国，被联合国难民营安排移民至欧洲、美加和澳大利亚。

在数万受到波及的华人中，有一个中共派驻柬埔寨的间谍——黄时明。他生长在金边，回到中国大陆后奉中共之命返回柬埔寨从事间谍活动，公开身份是华侨小商人。1975年，红色高棉强制清空城市时，黄时明一家也不能幸免。他们从金边被赶到偏远的农村，再被驱



黄时明所著《逐浪湄河——红色高棉实录》书影。（资料图片）

赶到更加偏远的山区。一路上颠沛流离饱受折磨，与蚊虫蛇蝎老鼠为伴。黄时明自己、妻子和母亲都患病，还有一个侄子死亡。短短两个月的难民生活，让黄时明对红色高棉完全绝望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违反了组织纪律，向红色高棉的基层干部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干部层层上报，他后来才获得解脱。

黄时明写下了柬埔寨内战及红色高棉暴政的目击纪实，2008年，他以铁戈为笔名，在香港出版了60万字的回忆录《逐浪湄河——红色高棉实录》。

一位亲历劫难的柬埔寨华人曾投书大纪元，叙述当年的情景：

“柬共恶党还召集了所有前任军官，医生们、歌星们、艺术家，教育界（人士），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以及众多有名有才能的精英，全部集合在一起，说是去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回国，以便好好地给他们分配工作岗位，日后为国效劳。结果呢，这班善良民众一去不再复返了，他们全部都被杀光，一个也不存，这一切也证明了共产党经常讲出好听的话来欺骗人，他们说的一套，做的又是另一套。

“柬共恶党屠杀民众的手段非常残酷，首先他们下令他们认为犯罪的民众挖地坑，挖得够深后，他们就用木棒向他们的头部猛打下去，过后也不管被打者是否已断了气，全部推下地坑里，一起埋葬在那里。恶党还得意地告诉我们说：民众的一条命没有一颗子弹的价值高，所以不用枪毙式来杀人是为了节省子弹。最后还警告说：他们的高级领导人，其中有些军官经常需要吃活生生的人胆和肝脏等魔鬼行为。”

在红色高棉政权建立前，有近60万华人居住在柬埔寨。但是，柬共执政结束时，华人人数降至30万，减少的人口除了少部分幸运逃离之外，其余全都被迫害致死。

正义的审判

2010年7月26日，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成的国际法庭开庭审判，以详实的人证和物证对前S-21集中营监狱长、66岁的康克由以反人类罪、战争罪、酷刑罪、谋杀罪，合并判处35年有期徒刑，后改判无期徒刑。

2011年11月21日，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对三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判，分别为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农谢、前国家主席乔森潘和前外交部长英萨利（Ieng Sary）。检方指控，三人与1975至1979年间约2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有关，涉嫌反人类罪和种族屠杀罪等。



柬埔寨前红色高棉监狱长康克由被判终身监禁。(TANG CHHIN SOTHY/AFP/Getty Images)

在不少关心案件、前去旁听的民众当中，有一位柬埔寨裔美国人萨雷姆。她特地返回柬埔寨出席了首日庭审。

她说：“当时，我觉得我像再次回到红色高棉政权时代——我感觉到了其他人的痛苦，我感到了我妈妈的痛苦。红色高棉用马拖她，她被拖死了，就因为她为了我的女儿偷食物。”目睹这些前领导人受审，她说：“因为他们曾经是红色高棉时期的大佬，他们就如天神，下令你可以死，你可以生，现在轮到他们上法庭了。”

2014年8月7日，柬埔寨特别法庭以谋杀罪、灭绝罪，对前红色高棉首脑农谢和乔森潘判处无期徒刑。

2015年4月17日，在柬埔寨内战结束40周年纪念日之际，幸存者胡霍（Huot Huorn）为36名死去的亲友上香。她对记者说：“四十年前，波尔布特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地狱、一个鬼地。”她表示：“我仍然很憎恨这一个政府……它们的罪孽仍然清晰的在我眼中。他们让我们挨饿、不给被监禁的人们吃喝，直至他们饿死……我看见他们把孩子的头砸向树。”

2016年11月23日，柬埔寨红色高棉罪行清算法庭做出终审判决，维持对于乔森潘与农谢的反人类罪的原判。



2016年11月23日，柬埔寨红色高棉的两名前首脑被判处终身监禁，联合国特使表示，这个判决对世界上侵犯人权者是一个警告。（视频截图）

红色高棉的罪恶距今已有38年。今天，在年轻一代柬埔寨人当中，也许有人不愿相信，在自己的祖国，曾经发生过种族灭绝的罪行。放眼世界，共产党政权仍在几个国家肆虐，迫害人权的反人类罪行还在继续发生著。共产主义毒素尚未停止散播，红色的谎言依然横行。两百万牺牲在赤柬刀下的冤魂，游荡在昔日的杀戮之地，提醒人们：勿忘过去。反思、清算共产党的罪恶，远离和抛弃共产党，是建筑自由和平的前提，是开创幸福明天的保证。

参考资料：

1. 吴嘉：《红色高棉——柬埔寨的人间炼狱》，大纪元，2004年9月30日
2. 佚名：《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行凶的史实》，大纪元，2005年12月23日
3. 辛声：《共产主义早该谢幕了！——关于“高棉革命”的沉思》，大纪元，2009年4月15日
4. 郭国汀：《虐杀成性的柬埔寨共产党暴政》，大纪元，2010年6月20日
5. 楚寒：《不能忘记的历史伤痕》，大纪元，2010年9月15日
6. 程静：《红色高棉三巨头受审 UN替百万亡灵申冤》，大纪元，2011年11月22日
7. 程鹤麟：《逐浪湄河：中国间谍眼中的红色高棉》，新浪博文
8. Jean-Louis Margolin, Cambodia: The country of Disconcerting Crimes（《柬埔寨：令人难以置信的犯罪国度》），《共产主义黑皮书》，法国，1997年
9. 维基百科：红色高棉 #

责任编辑：高义

推荐 郭国汀：虐杀成性的柬普寨共产党暴政
推荐 红色高棉三巨头受审 UN替百万亡灵申冤

Copyright© 2000 - 2016 大纪元.

2017-03-10 4:01 AM